

柳下跖反孔斗争故事

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小组



柳下跖反孔斗争故事

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小组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柳下跖反孔斗争故事

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小组

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$1\frac{1}{2}$ 印张 15,000字

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1071·57 定价：0.08元

毛 主 席 语 录

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

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消灭了。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，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。

目 录

一、率领奴隶造反，柳下跖驰骋天下	1
二、镇压奴隶起义，孔老二亲自出马	6
三、义正词严，柳下跖怒斥孔老二	10
四、“名声若日月”，柳下跖永远活在劳动人民 心中……	25

一、率领奴隶造反，柳下跖驰骋天下

在离现在二千多年的春秋末期，有一个杰出的奴隶起义领袖叫柳下跖。他本来姓展名跖，因为住在柳下，人们都叫他柳下跖。

柳下跖出身很苦，是个苦大仇深的奴隶。在奴隶社会里，奴隶主把奴隶不当人看，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，当作会说话的工具，说卖就卖，说杀就杀。有的地方，一匹马、一束丝就可以换五个奴隶。奴隶被繁重的劳役折磨死的，没有饭吃饿死的，没有衣穿冻死的，很多。大批奴隶纷纷逃亡，有的奴隶主发现自己的奴隶要逃跑，不是杀掉，就是挖眼、割鼻，很多奴隶被奴隶主砍掉了脚，甚至出现奴隶穿的草鞋价钱下跌，假脚价钱上涨的情况。这还不算，奴隶主还成批地杀死奴隶用来祭祖先，祭鬼神。天不下雨，奴隶主把奴隶活活烧死用来求雨；河里涨水，奴隶主把奴隶扔到水里用来祭祀河神。一个大奴隶主贵族死了，成批的奴隶被活活地埋在坟墓里当殉葬品。奴隶简直活不下去，被逼得纷纷起来反抗斗争，当时的奴隶起义

风起云涌，此伏彼起。

在公元前五五〇年，陈国大贵族庆氏强逼很多奴隶去筑城。筑城时，因为夹板脱落，影响了筑城，大奴隶主贵族庆虎、庆寅根本不查清什么原因，就认为这是奴隶破坏捣乱，当场杀死了几个奴隶，以示惩罚。其他奴隶看见自己的阶级兄弟又遭受无缘无故的杀害，怒火万丈，都红了眼睛。他们想，活着也是等死，等死不如干掉这些大小奴隶主。经过他们秘密商议，决定举行暴动。在暴动那天，他们拿起棍棒和筑城用的工具，一涌而上，首先杀掉了监督他们劳动的小奴隶主头目，以后又把庆虎、庆寅团团围住，对这两个坏蛋，奴隶们早已恨得咬牙切齿，不容分说，举起手里的家伙，你一下，我一下，把这两个坏蛋剁成了肉酱。

像这样的奴隶起义，在齐国、卫国、郑国、晋国和楚国等地方都有。其中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、影响最广的奴隶起义，就是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队伍。

柳下跖是个智勇双全的奴隶起义英雄，他身材魁伟，目光炯炯，英姿勃勃，说起话来象洪钟一样响亮。他领导的奴隶起义队伍，从小到大，一直发展到九千人，在当时是一支很大的起义队伍。这支队伍，在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到处打击奴隶主贵族，声势很大。

有一年秋天，地里的粮食刚收下来，卫国的奴隶主头子便派出一大批军队到处抢收、强征粮食，把弄到的粮食装上车，在军队的押送下运往国都。柳下跖早已得到卫国军队抢收粮食的消息，并探知他们运粮的路线，部署起义军埋伏在山口的两头，等待他们到来。

押粮的卫国官兵和粮车一起行进得很慢。负责运粮的官兵头目，看见路的前面山峰陡峭，山口狭小，奇石乱树，形势险要。心里暗自嘀咕：“这柳下跖的队伍声势很大，活动范围很广，出没无常，勇敢善战，打败了不少诸侯军队，诸侯军队都害怕碰到柳下跖，我这次率重兵押粮车，真是提心吊胆，又碰到这么个鬼地方，倒要十分小心。”想到这里，便命令部下进山时不得怠慢，要打起精神，手持武器，快速行进。

在山口等待伏击的柳下跖的起义军，早就看到远处烟尘滚滚，知道是卫国官兵运粮队到来了。当整个卫国押粮的军队差不多全部进入山沟里时，只听一声号令，柳下跖的起义军漫山遍野地从四面八方杀过来，卫国军队一看见“跖”的大旗，知道柳下跖来了，那里顾得上还手，早吓得四处逃窜，狭长的山沟，像口袋一样，两头被柳下跖的起义军死死堵住，一个也跑不了，连人带粮车全部叫柳下跖给收拾了，卫国护



粮军的头子很不老实，找个空子，拔腿要跑，柳下跖手疾眼快，一剑结果了他的性命，其余的官兵吓得哆哆嗦嗦，再也不敢动了。柳下跖起义军缴获了粮车，把粮食分配给当地的穷苦人。

柳下跖起义军，常常把奴隶主贵族的军队打得措手不及。他们如神兵天降，闯进奴隶主贵族的庄园，杀入奴隶主贵族的宫室，赶走大小奴隶主，解放了大批奴隶，夺回了大批牛马和财富。

柳下跖领导的起义军，经历多少次战斗，从没打过败仗，所向无敌，驰骋天下。奴隶主贵族的军队听说柳下跖的起义队伍来了，都吓得魂不附体，面色苍白，不是望风逃窜，就是不战而溃，纷纷投降。柳下跖起义队伍英勇善战的强大威力，使那些大国诸侯躲在城里不敢出头，小国的诸侯躲在土堡里不敢露面。

广大的奴隶一听说柳下跖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他们从各个方面支援自己的起义队伍，给柳下跖通消息，报情况，打掩护，运粮草。柳下跖的起义队伍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每打一次胜仗，都有更多的奴隶加入，因此这支起义队伍不断壮大。

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有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柳下跖经常向自己的兄弟宣传这种理想，他说：“这个世道，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极不合理。奴隶主随便

杀害奴隶，奴隶没有一点权利。我们要用耕而食，织而衣，无有相害之心的理想社会代替这个万恶的世道。”柳下跖的话，常常说得大家眉开眼笑，他的社会理想，鼓励着奴隶们冲破牢笼，打碎枷锁，拿起武器，英勇奋战，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斗。

柳下跖不仅用革命的暴力沉重地打击奴隶制度，而且在政治思想上有力地冲击着奴隶社会。因此柳下跖的声名，响彻四方，威震天下。

二、镇压奴隶起义，孔老二亲自出马

那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，看见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，声势越来越大，对他们的打击越来越沉重，因而恨得要死，怕得要命。他们恶毒诬蔑柳下跖是吃人肉，喝人血，拦路抢劫，图财害命的“大盗”。他们妄图一下子把奴隶起义镇压下去，想出各种办法，采取各种手段，进行垂死的挣扎和反扑。

孔老二这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家伙，自然也不例外。他看到柳下跖的起义队伍日益壮大，杀富济贫，“犯上作乱”，把周礼那一套全都抛到九霄云外，搞得大小奴隶主叫苦连天，四分五裂的周王朝摇摇欲坠，

眼看就要完蛋了，孔老二心里象刀剌一样痛，对柳下跖的起义队伍咬牙切齿，恨之入骨。大骂柳下跖是天下一大害，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一“害”除掉。因此，他极力支持和拥护各国诸侯派兵消灭起义军。当那些前去攻打起义军的官兵出发的时候，孔老二心里高兴极了。他想：“只有把起义军消灭掉，周礼才可以恢复，周王朝才能保住”。可是事与愿违，那些官兵被起义的奴隶们打得大败而回，去时人数不少，回来时七零八落。孔老二这个奴隶主阶级的卫道士，吓的心惊肉跳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就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忙了爪儿。

多少天，孔老二朝思暮想，捉摸着用什么办法把柳下跖的起义军镇压下去。眼看起义军势力这么大，指望官府用武力的办法消灭起义军是不可能了。用武的不行，不妨用文的试一试。他想来想去，觉得别人都不行，非得自己亲自出马不可。孔老二心里暗自思忖：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，丰富的游说经验，老练的政治手腕，柳下跖那是我的对手？他们都不过是一些五大三粗的野汉子，只会耍枪弄棍，放火杀人，那能说出什么道理来？只要我说上几句，略施小计，柳下跖就会哑口无言，服服贴贴，放下武器，不再造反。到那时，大功告成，我孔丘不但名扬天下，而且会得到国君的重用，真是名利双收。孔老二越想心里越觉

得美滋滋的，顿时眉开眼笑，手舞足蹈，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觉。

孔老二的主意拿定了。可是要见柳下跖，还得找个门路。因此，决定先去见柳下季。

说起柳下季，虽然是柳下跖的哥哥，可是，哥俩走的不是一条道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孔老二便去找柳下季。一见面，没有寒暄几句，孔老二便对他说：“做父亲的一定能够教训他的儿子，做哥哥的一定能够教导他的弟弟，如果父亲不能够教训他的儿子，做哥哥的不能够教导他的弟弟，那末，父子兄弟的关系，就没有什么价值了”。

孔老二和柳下季一搭腔，就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子，抬出一套大道理，摇头晃脑，说得没完没了。见柳下季低头不吭一声，便又提高嗓门接下去说：

“现在先生是当今天下的名士，是个有才能的人，可是，您的弟弟却是个大盗，成为天下的祸害。如果您不能教导他改悔，成为顺民，连我都替您羞耻。现在，我想替您去说服他，您看怎么样？”

孔老二对柳下季说的这些话，是先捧后挖苦，这是孔老二惯用的手段。其实，捧柳下季是假的，在孔老二眼里，柳下季太不中用了，连个弟弟也说服不了，还算什么哥哥呢？孔老二替柳下季说服柳下跖也是假

装关心，故作亲善，其实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目的是诱降和镇压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。

柳下季听完孔老二这一段话，心里很不高兴，也有些不服气，便说：“你说做父亲的一定能够教训他的儿子，做哥哥的一定能够教导他的弟弟，如果儿子不听从父亲的教训，弟弟不听从哥哥的教导，就象你这样能说善辩的人，又能把这样的人怎么样呢？”

柳下季这一问，可把孔老二问住了，孔老二瞪着两只眼睛，无言以对。柳下季心想：这个老家伙，不知好歹，我再深劝他几句。子是又接着说：“跖这个人，你不了解，他在战场上不讲仁慈，不顾周礼，东拚西撞，谁也杀不过他；他的思想象喷涌的泉水一样，飞溅四射，谁也约束不了他；他的意志象呼啸的疾风一样，谁也阻挡不了他；他能说善辩，口若悬河，谁也说过他。如果你说的一套合乎他的思想，他就欢迎你，如果你反对他的思想，他就发怒，就会痛骂你，甚至可能把你杀了，我劝你不要冒险，还是不去为好。”

孔老二听了这话，不以为然，认为柳下季说的话，言过其实，给自己泼冷水，不足为信。心想这柳下跖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大，起义军的威力一天比一天强，诸侯对他没有办法，现在只有看我这一手了。一个区

区柳下跖，一没读过书，二不懂周礼，那里会有这么大的本事。我孔丘周游列国，见过多少世面，奉侍过国君，礼遇过诸侯，何惧一个柳下跖。

孔老二把柳下季的话当成了耳旁风，回去以后，便派学生四处打听柳下跖的驻地。有一天，孔老二打听到柳下跖的队伍正在泰山的南面休整，他非常高兴，次日一大早穿上华丽的衣服，带上得意的门徒颜回、子贡，驾起马车，直奔柳下跖的驻地。

这一师二徒，一大早兴冲冲地出发了，没走出多远，就连东南西北也分辨不出来了。在路上，偶尔碰上奴隶、农夫，想问个道怎么走，那些人一听是孔老二，不但不告诉，还讽刺挖苦几句，他们三个人也没有办法，东摸西撞，费了不少的周折，总算找到了柳下跖队伍驻扎的地方。

三、义正词严，柳下跖怒斥孔老二

巍峨的泰山，高耸入云。在泰山南面一片松柏树林子的后面，座落着一个山寨，这就是柳下跖领导奴隶起义队伍的驻地。

孔老二一伙，到了山寨的门口，只见有两个身材

高大的士兵在那儿站岗。孔老二连忙叫两个学生停住车，又叫两个学生搀扶着他下了车，孔老二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，拉了一下衣衫，整整帽子，然后，走到一个士兵面前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姓孔名丘，鲁国人，久闻柳下跖将军大名，非常敬佩，今天特意驱车前来拜访，请你替我通报一声。”

那士兵听完了话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把孔老二上下左右打量了半天，才慢慢地进去通报。

山寨的深处，在一间宽敞的大屋子里，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，正在和起义的将领们商议军情，听见通报说孔老二要登门求见，大家呼地一下子都站立起来，一股压抑不住的愤怒，从他们的脸上显露出来。跖更是横眉怒目，气愤满胸，大声吼道：“就是那个鲁国的两面派孔丘吗？这个家伙，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专会耍弄阴谋，施展诡计，到处胡说八道，散布邪说，欺骗受苦人，不许起来造反，真是罪大恶极，叫他赶快滚蛋，不然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！”

门卫按照柳下跖的话，回到门口，二话没说，就要把孔老二轰走。孔老二一见这情景，心里有点起火，但转念一想：“小不忍，则乱大谋”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地方，人没见，事没办，就回去，不仅被弟子耻笑，更主要的是瓦解起义军的计谋也就施展不成了。”想

罢，便死皮赖脸的不肯走，央求士兵替他再去通报，还说：“我和你们大王的哥哥柳下季是朋友，请看在他的面上，准许我低头拜见。”

门卫不耐烦地瞟了他一眼，又回去把话传给了柳下跖，柳下跖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家伙到这儿来，必有歹心，我倒要看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把他带进来！”

孔老二听说叫他进去，心里按不住的高兴，三步并两步，急急忙忙地随着士兵进了山寨的大门。只见危石耸立，高树参天，形势好不险要！山岗上插着一杆大旗，大旗上写着一个斗大的“跖”字，大旗下面，成队成行的士兵在那里练武，个个威武雄壮，怒视孔老二。孔老二见到这个场面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急急忙忙地随着士兵进了跖所在的那间大屋子。

一进屋，孔老二低着头，斜着眼，见屋子里的人，个个手持武器，目光逼人，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，马上又故作镇静，毕恭毕敬地给柳下跖行起礼来。柳下跖和众兄弟们一见孔老二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只见他尖嘴猴腮，瘦窄的脸上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皱纹，两只干巴巴的眼睛，来回乱转，望望这个，瞧瞧那个，身穿一件肥大的袍子，腰里系着一根死牛肋条一样的皮带，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向上扎着，上面扣着一顶